



依歸草卷九

揚州張符驥良御著

徐氏族譜序

熙甫有言。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
 無一人知禮義者。嗟乎。是豈獨歸氏之恨乎。學雖不
 盡知禮義。而求知禮義。必不可以無學。自子識草亭。
 而信吾言之有徵也。其地非型仁講讓之俗。其所與
 遊。非盡周旋禮樂之君子。而草亭粹然為讀書好義
 之儒者。蓋其先世不乏卓犖非羣之才。自曾祖以來。



重昏金以醜宗
欽宗也本不當
罪豈可通用

類以善聞于鄉而沉實貫通好六經義理之書勉焉
伏見諸施行由族人而思及于邦國則草亭之篤生于
今日非偶然也徐氏世家益都當重昏之世有避金
寇來徙者其後三世為宋官而管勾副使尤有大節
後以不仕者幾十世而其族之習於八股者造為家
乘鄙里可笑草亭手自梳櫛蔚然改觀又洗遠祖與
元之誣其有功於先人甚大而十五世之丘墓又皆
得之荆棘狐兔之中而表以巨碣使苗裔茲茲有以
考宗祠自其大父時已啓而春秋之祭必親必誠宗
實以善聞

人之貧者自其大父時已盡斂而燠咻之而餼之
至今猶不廢秀者為擇塾師使日興于學蓋草亭之
躬行禮義如此非稽古好學者不能以為也草亭是
書表系序例既一手將事而屬子綴其家傳者四皆
磊落可喜者蓋譜之有人不在通顯富盛而在于忠
壯臣孝子節婦義夫絡繹行間即不然亦不失為文章
之彥鄉曲之愿如管勾副使其同時巨憇若韓侂胄
賈似道皆何等人也而今更何在使韓賈後有聞人
亦必恥以為祖推而知祖宗之有望于後人亦猶是

也○彼○侂○胄○似○道○者○亦○豈○非○不○學○之○過○卽○學○而○不○知○禮○
義○之○可○貴○歟○夫○學○然○後○知○不○足○而○外○之○不○學○者○或○且○
以○禮○義○爲○芻○狗○也○

文字固當得大榘柄然如此等題入近人手亦必
有一篇模稜議論此何其清真雅貼也魯亮儕

友人周長源從同宗方山進士令浦城時一門子姓

章長源戲向是章惇後否門子大憾面赤無地

自容下賤所役和以宰相為祖人奈何冥行無忌
哉

○ ○ 錢孝廉年譜序

老友錢君達人之自為年譜也自其少長事育師友
教學舟車離合困亨晦明不齊之數備見于譜而交

遊聚首之樂以及癸酉鄉舉一時之意氣言之尤為

津津蓋自君有年以來于斯譜盡之矣然正有未能

盡者君與吾家靈洙皆同舉一日有觴君及靈者主

賓相揖坐茶數巡門者言某公子來主人卽趨出揖

公子坐上坐公子亦無辭讓茶又數巡主人數問某

翰林何不至或言尚未就道也頃之或言已就道矣

宛似魏其武安列傳

靈音忠
小雨也

又頃之、或言車已及門、主人躍起曰、翰林來乎、乃蛇
行出伏道左、肅翰林入、既至堂上相見、以次揖就坐、
主人目屬翰林、虛左揖之、翰林乃顧君曰、是最長、當
坐次、吾次張君公子下坐、既定、然主人目恒注翰林、
酌則曰、請飲斯、食則曰、請食斯、終席未與君輩交一
語、君輩徒視翰林、以爲飲食、翰林公子皆不能久坐、
先別去、主人乃更與君道寒暄、君嘗爲予言、囊甚恨
此、以予幸備斯耦、又豈不以堂下見處乎、蓋風俗之
汚、至于如此、其又何怪、君齒尚未衰也、賈勇而前看
忽結忽起俱是古○人○波折

花上苑、吾不爲君難、何沾沾于疇昔之一席、而亦竟
不可必得也、會君問序于予、予爲增譜其事于首簡、
庶以曉後之觴君者、而凡爲君者、其亦可以自厲乎、
此爲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刻畫入神處、長公正輸
此手、宣左人

作者當之者、俱未脫俗見、然摹畫則工、翰林在
京極苦、非此等主人、幾虛生一世

○○天傭子集序

先大父嘗亟稱前朝啓禎間以文章負海內盛名者無慮數十家而原本經傳辨晰毫芒考鏡文字得失源流斷以東鄉艾公爲巨子公持論最嚴與南中諸公力爭至卒不可合其強有力者欲殺之殺之不可於是嗾其鄉之人而攻之至又離間其數十年之老友而後以爲快然天下至今莫不嘆諸公之鬼怪而樂道公之賢且誦其所爲古文辭恨不能起九京而從之遊也天傭子集初刻不過五十九篇後增刻至

一百八十三篇初刻出如臯范氏所蓄與驤合力窮搜至七十五篇范屢促付梓驤以樣本未備已之後驤復購重刻則向所搜輯十餘篇皆在焉惟誌大士墓文在入閩起義之後故兩刻俱不載然未幾而公亦與世長辭矣公與人論文書以太史公爲不祧之祖歐陽史公之嫡子而震川歐陽之高足也菲薄東漢鄙棄六朝而痛詆鳳洲于鱗爲未進於古故其爲文掃除枝葉剪剔皮毛灑氣流行一空依傍其言理壹稟程朱亦曉然知良知之爲非而至於古本大學

則過信姚江以爲朱子復生當爲首肯所謂鳧處不的也有明三百年間宋潛溪方正學兩公實開文章道德之宗正學以忠建文死而潛溪罹黨禍謫死茂州自是陽明白沙之徒出猖狂譏詆竊象山之邪禪以畔新安而儒者之正學不明於世又濟南北地之徒出剽竊割裂以尊史漢爲名而其文至於臭腐而不可讀公生當否極之後以斯文爲已任至於今日使學者望見門牆而識所依歸其道德文章亦足暴於後世矣禦兒呂子稱公之爲人剛方簡直至於殺

身成仁而不悔其人品心術與復社之盟主固迥然
 沆瀣并泥之不同然猶譏其理境未精於陳王陽儒
 陰釋之根有所未盡亦猶廣平龜山於聖人精微之
 奧不無疎漏至朱子而始集其成然廣平龜山親受
 業於河南之門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書而不悖於師
 說者朱子未嘗不深有取焉天下讀新安集者既以
 嘆服朱子研窮理義之精而亦以稱游楊諸公有功
 於聖人之書為甚鉅也曠自少讀禦兒書私推為朱
 子以後一人而公之詆排異學比於程門之游楊誠

為不愧然則所謂因其道而加精者詎非後死者事
 歟

東鄉為近代豪傑之士世之卑論天傭子集者皆
 未能到東鄉位下者也必如君文乃為平允

汪鳴韶

艾先生以彈駁人文字為有力亦托終身不成進
 呂先生發明集註不肯假借顯者騰謗至今未息
 此亦有故當其選書盛行名歸一人利在一家爭
 名奪利必生戈矛兩先生亦為理欲參半故不能
 免耳然呂先生不免與坊賈為厲禁艾公脫然於

貿易外者畧遜一等道理精細則艾當避席耳

艾先生以遜文時衛聖教闢邪說張得

門戶大了便攏襍不得其全稿沒于劫

賊之手後人極力蒐羅有稿便錄不

暇揀擇盪入佛道文字便不純乎儒術

愛先生者當刪除焚毀益其所短

惜良御二見不及此

後壬寅九月十六日七十四山民再誌

庚辰元稿序

本朝會元客惟長洲韓公為不媿然公之自述其先訓

也不過日日命鈔錄五經史記唐宋大家及成弘先

正小品時菀屏弗視也嗚呼盡之矣然使欲學為公

之文者亦如公之孳孳成弘以上盡屏時菀弗視則

宜亦無暇于視公之文而公之文何以嗜之者如彼

其衆竊疑夫世之嗜公之文者終未大遠于嗜一切

之時菀而公所以為文之本在于經史大家先正者

世固不暇以為則不更數年而長洲之文亦將與震

川荆川同為度置固其勢也。頃得庚辰元稿為之驚。嘆前明三百年間論名元者荆川至矣。震川乃不得元濟之昆湖能無愧色。今天道半周而王子乃崛起斯位。與公後先輝映。明眼者自能賞識之。世之嗜王子之文亦無疑也。當壬子癸丑之間。文體極儉。公稿初出一時時文家如爰居之駭鐘鼓家君子家至戶說。後乃漸有嗜之者。而公見家君子文亦推為江北第一人。垂書以起衰相屬。俯仰三十年。升沉異路。家君子亦無意於場屋。獨與子弟講貫為古文。每房書

慨之根

為後段感

出多不知其姓名。而喜王子之克配韓公也。吾嘗嘆起○議○論○文○情○儼○詭○不○可○方○物○夫世不乏自力于經史大家先正者也。遇則為荆川。不遇則為文長。遲之後遇則為震川。今王子與公之遇不可謂不早。世因得以早見其光華。為本朝得人之慶。假使王子遭遇老儒塗乙。其牘如文長。何以得遇。又使取王子稿。姑隱其會元名色。而詭托于窮愁發憤著書者之所為。則世終無遇而問之。然王子雖幸而早遇。以會元傳其稿。而猶恐其幸則如公之見嗜者眾。雖不能保將來之不與經史大家先正同

其皮置而猶可以不為時菟之受屏不幸則亦如公
之文橫遭萬一之噬點而予亦且以扶同連坐而實
則間世不多出之作者則又何辜也因為疏其克配
韓公者以遙質于公且以告四方之人

扶同連坐作者本自不諱第觀此序亦尤物也

近雯

予不敢知

枉口奉承文如敗絮

詩經擬題文選序

提明

同鄉兄弟之以古文為時文者曰沈躬思緝之顧臣

盧予與躬思補諸生時緝之臣盧皆甚少今忽忽遂

與躬思狎主文壇以有茲役也予嘗謂不知其時文

視其古不知其作視其選晚邨先生使人求太僕之

所以一者而曰以古文為時文是二之也今至驅之

以古文為時文而惶駭而不敢信故予年來私出意

見修明古文之道而鄉之人或從而揶揄之曰是何

能時文以躬思臣盧之時文之奇而鄉之人又非之

曰時文何必然四方不少高識之士而諸生之時文
又例不得私付剗劂以暴于世可見者獨其詩古文
與所選耳然則以時文無所著見于世而或試之于
古文或試之于所選均之抱挽回風氣之苦心而古
文非所以為招于是躬思臣盧憫其識之闇而錮習
之難返也乃用潛移默奪之術而大聲疾呼之曰為
時文者曷從我且又貶其號曰是擬題而為之而使
為科舉速化之學者矯首同歸則其救世之心不彌
苦而挽回風氣不將捷于桴鼓乎吾嘗推晚村先生

結收佳以古文為時文意

安頓擬題二字好

之功如墮陰霾者而暴之以白日如漂巨津者而援
之以舟楫如瞽者痿痺者而授之以相與杖其闡明
四書章句集註亦既無剩義其點勘癸丑以上諸科
之時文亦既無遺憾獨古文經義不暇以為不能無
望于後之人則予與躬思臣盧緝之請分而治之而
躬思臣盧之詩選適成所以破經文擬題之陋而誘
進之于學古通經之趣者將以是編為嚆矢矣躬思
今字與之予仍呼躬思以志十六年同籍兄弟不忘
其舊也

仍縮起句作收

此點明詩選

安為板引

此點明詩選

激蕩雄渾用意用字離合隱現具有匠心不能盡
言其妙陸天隨

選文只要掙錢賣名為奔競科●地引得一班後
生都顛狂世無潛心讀書之士侈口言詩古文只
是散行房稿有韻墨卷耳

鄙俗

四科詩義序

詩義坊選少有厭人意者而予獨激賞啓秀編蓋我
友興之臣廬以穎出之才曾甄別丁丑進士之牘不
以予才下使與讎校之役越今年癸未坊人有以歷
科詩所請者予猝不能應則與興之重繙舊帙廣為
四科合刪一書以塞其求蓋予于是嘆科名之不足
以定人也由甲戌以來起家詩經者無慮二百人其
姓名僅僅散見于坊選不與南宮一錄相表裏然且
庸惡陋劣如出一手不問而知其贗也而諸為進士

者不聞起而爭之則吾意進士之技亦未必大過于
 選手而與之與予必相與披泥沙而出之又引天河
 而湔之然則有功者其秦之深仇乎蓋天下之大無
 幾能卓犖自拔者也其賦性庸鄙自以為非進士不
 傳其文而予獨以為非文不傳進士世共疑吾言之
 過然自有制科以至于今起家詩經足與天地同壽
 者不過濟之應德數君子而當時所詫為牛毛繭絲
 者今皆安往歟即濟之應德數君子有大功于文字
 而皆食其報古今皆以為宜然使不幸而竟以諸生

狂論惱人亦奇亦謔

老其文亦何必不壽即近科如西漢姜老身死名辱
 然其為詩義亦何必不壽故予妄以為非文不傳進
 士也然其掛吾選者既皆稜稜然自拔于牛毛繭絲
 之外世之讀其文者方艷稱其為某科進士而予亦
 以進士故始錄其文則予以潦倒書生徒自供其支
 離可笑而世乃區區與之記恩怨雖重形海神之寢
 其又何辭乎因有感而序之

崛強兀鼻俯仰淋漓吾欲滿浮大白起而和歌

吳

幼日

今依歸草卷九
十三
戊子年予為舍弟作嫁衣借昆湖西溪二稿令人
斂手恐世間無許多名作入選

○ 依歸草初刻自序

天儻子集刻既成交遊中多勸予較刊其所為依歸
草以收附尾之利予誠喜心不自持而又以梓錢之
慳不能盡發所藏姑節錄什一以付殺青者而序其
所嘗用心者曰先大父績學嗜古自予七八歲時即
教以秦漢以來作家文字俾與經書相經緯為課程
伊伊唔唔日記千餘字常寒夜其被雞初鳴即蹴令
舉所誦即熟如流水無一字齟齬乃喜然殊不能通
也如是者八九年一日翻架上書見昭明文選乃知

蘇氏論事之
文不可磨也
休如此說

古文自有駢體度不欲爲然奇其難嘗自以已意爲
文進退古人落雲間見識大人瞥見切訶之稍爲剖
晰源流因以知有震川荆川知有鹿門文抄稍悟從
前作者爲文之趣不在於苟爲艱深輒舉童年所誦
者更一上口別得其神於語言之外而於古來作家
又自有所偏嗜私謂古文中○有震川可以○彌廬陵而
祖龍門○雖退之先生且爲閨位至蘇氏父子直衙廡
置之而已○以東鄉之高識而猶有間言所謂不能盡
如史記與夫稍振云爾者吾不能爲之通也顧自二

十歲爲諸生更遭多難不能竟學時舉震川之文流
連嗚嘆所謂熟處難忘者不自知其情之何以深而
又以因事立言庶幾於窮愁之辭易好者每奏一篇
大人未嘗不肯首積之十年小成卷帙今三十有三
歲矣自以爲卽壽止長沙已可以自見惟是曾不能
以秦語漢字擅作者之譽而獨私淑一震川且以名
其篇流播外間難免匿笑不知所守者誠狹歟抑始
爲有以漸見古人之深也予嘗嘆古人趨向一偏往
往竭終身之精神而迄於無用如鳳洲空同其人或

悔或不悔其究總歸於腐敗而予幸習染未深有家
庭師友之樂顧因循曠廢亦粗識門庭而未獲所歸
而先大父沒且十年不及覲斯刻之成且見其孫之
離歧攘臂於先正大家之後而或以爲快此又予之
所以撫卷而三嘆也

自寫甘苦一片血淚

繆湘止

歸太僕文如怒龍攪海於前朝無匹然每薄朱
子而陰附姚江是其所短

良御所以不及歸識短力痿耳

○青囊再出序

余來郡城寓興教寺四方之交輻輳而至興化李淦
江陰陳鼎鹽城宋永貽黃山釋海岳及歙縣汪京皆
畸人也諸君子日從予啜茗縱談遇意有不可京轉
耳搖目劇歌漫舞一時爲之破顏余初不識京京見
余贈鼎長句以爲奇又知余操筆學爲古文辭心好
之而欲余有言以傳其畫余惟醫雖小道其功用亦
贊造化所不及自後世庸師橫議盡失岐黃立言之
旨以顯與造物爲敵而民生不幸天札無窮可痛也

程子云人子不可以不知醫而余獨未之學每遇兩

尊人病時伏枕呻吟惶遽無策委之庸醫數瀕于危

罪無所逭比年讀禦見呂氏所評醫貫一書畧窺涯

涘而亦不能竟學此京切切問序于余而余欣欣即

欲序之又遲遲然後序之者蓋不敢以隔垣之見尼

倉扁已驗之方而又以天下之生胥于是乎托命焉

此不可不慎也是書出山陰陳崙京以為神授余不

敢徵信而獨愛慕京之為人且以為京年垂九秩而

壯健如五六十歲人此必有以深契其微而試之于

用非傲然任其偏嗜以是為階之厲也鼎又言京以

供奉書院罷去方今興酣搖筆灑灑自如比醫于畫

功用懸絕而過亦因之京果擇術之精則無俟乎余

之過慮也矣

不敢以隔垣之見尼倉扁已驗之方是作家立言

微旨末只歸重京之為人則始終不敢徵信其書

也行文尤有健氣偉論陵駕一切

筆力軒舉如健鶻摩霄轉側純在空際其妙得之

用虛 李北岳

閱云四字句太多

李咽縮得好

繆云好回護不在此數語則

此吃緊一棒也

天下無事不壞。鑿其小者耳。序只如未序文人。
狡黠之技。

依歸草卷十

揚州張符驥良御著

古今類奇序

魯士勇於著書。萃古今事爲類奇。而屬予爲之沙汰。
既卒業而嘆其類之果奇也。夫此類非魯士一家之
言。亦非古人槩爲不經之論。其作也亦有所見。其沿
也皆有所因。正變相尋。是非雜出。六經語孟之外。其
足以資人見聞者富矣。一以理繩之。則家語檀弓三
傳已不能盡。衷于正降自戰國。子說叢典。史漢以來。

與鬼讖相終始言人人殊惑世之書何代蔑有好奇嗜博之士常浸淫出入而不忍廢彼去聖人未遠猶時有語怪之累後此不創為詭僻則其書不奇不附會因果報應則其事不快故魯士之為是也明知其不盡可以徵信而欲用以開鄙陋之胸為談諧之助俯仰天地則穆下之衆遜其荒唐激昂忠孝則楊漣留夢炎之子孫顯被袞鉞故予于是書贊其成而謂其可以質天下後世也往者於潛伍君作說詩樂趣請予序而予未及以為顧常以為資于伍說以作詩

亦思過半矣魯士茲編其功用尤鉅也喜而為之言說來皆成異采遂覺序奇書亦奇矣

李岱雲

只似小說之屬不足序也

袁天授集序

○蔡○云○開○口○憤○世○

天下之所少者勢也非才也勢之所在羣天下智勇

才技之士不難使之屈首以從我其勢既去則已亦

將轉而奔走乎人又不幸而其才非上駟不足以歆

後有勢者之求則僅食之比門下之客身遊其會有

不堪回首者矣故吾嘗謂生斯世者當如弇州之世

家應仕既足以奔走一切而其才又陵鑠萬有羣天

下智勇才技莫能與爭至今論者以為弇州不能屈

一荒江倡歎之熙甫而回想其時弇州之勢為何如

○先○伏○一○熙○甫○為○後○文○張○本○

○宋○云○此○處○

伏○

伏○

伏○

乎云已自吾少時聞如臯容文冒氏以積強之勢傾家結客海

內望走如職貢惟恐後時及其衰也過富人之家叩

其三銖如項王弄印不輕予矣每與青若相視而嘆

而吾州袁子天授當其先公盛時好納交于四方之

名人銅盤之會動以千指計母夫人羅酒漿無所不

得其歡亦猶臯之有巢民也然未幾主人遽捐館舍

天授以九歲為孤子門祚遂衰母夫人搢柱十五年

幸無廢祀今所棲者僅夏屋之餘耳然天授自奮其

才蹠蹠於千人之上乃使四方之聲應氣求者環而

物色焉不惟勢之所去不足以為累而益以顯其名

故吾又謂世仍未有如熙甫之才者也世而有如熙

甫之才者勢在已則用以鼓舞天下之人才勢不在

已亦用以獨善而不為一時浮薄者所屈若此者吾

願與天授交勉之然而今之有才者亦懼矣謀國者

皇皇求利于下富人朝納粟暮拖朱紫名器日以濫

而才之產益繁為途愈廣愈未有安置真才之路乃

使天下智勇才技之士搯腕撫髀嘆龔合肥徐東海

之不作雖以吾上所稱冒氏與君之先人亦慨然于

二公亦為令人
齒冷海房之心
慕之耶

盛筵不再也。故曰：天下之所少者，勢也，非才也。

一肚皮不合時宜，直發摠得如許奇暢，末段借籌時事，天下第一句話，非良御不敢說。蔡駁峴

良御文成于前，近遂寧侍郎抗疏于朝，遂與之暗合。公道原在人心也。則良御之讜言勁節，亦于茲卜之矣。朱射陵

有激之言，其實都是人言。邊事不足羨，亦不足道也。

字綠

吾師在越一句入手作陪筆耳必于篇尾收應便
呆吾師名在天下誰不知者必于注明則不簡友
朋間有疑及此者以此曉之生平不能爲大言稱
情而止字綠文有神采予實不及也

一句話也受不
得一個人也容
不得然後子路
聞過則喜真堪
為百世師而不
謂虛心克己者
萬難望于今
世也

汪生集序

沈云賓

呂門高第弟子陳大始初善予因子遺書諍呂無黨
謂予疆直不可近寢相攜貳吳人畔予者遂為大始
立生傳以醜詆予嗟乎大始豈以海內晚進有句已志之掀起汪生
士非阿附呂門則不足以聲施後世乎凡吾儕之私
淑禦兒夫子者本非以博名高也以予之狂直前書
所諍無黨二事及與大始往復諸書不害其為攻玉
之義以謂雖詆排愈急其為私淑者自在也大始門
戶錮習害予之多言而中然以予故私淑乃師者不

可斥為邪黨。又嘗出手為予序，依歸草不宜先後自相矛盾。乃用曹瞞故智塗抹字句，以寬韓遂，而使四方之為馬兒者環而攻焉。嗟乎！何其鄙也。往者汪生一主初識予于江都，即投二詩，所以稱引者甚盛。予卒卒別去，未有以報。嗣予復如江都，又僑州城，生皆來會。會則促膝縱談，憤予孤直之不容，予亦黯然而不能出一語。嗟嘆大始之可惜，而樂見夫子為真死也。大始此初因子交三原，負虞肱。又因子交江陰陳定九，又因子交黃山釋中洲。既與予不合，則摟定九為文以罵。

段用合發極詠嘆之妙

一。片。眼。泪。

予欺中洲，馳書越中，諸知交播揚予短，又簧鼓虞肱為之破梓錢茂予首功，而獨不能奪區區一汪生之又。聯。絡。有。情。知我嗟乎！予復何恨乎！生憤俗學之醜，正與韓歐之業不修，議論繁興，以有此集也。充生之志醒。志。字。與。前。應。不懈以益進于古，其為升堂入室無難者。吾意為大始者遇汪生，其人皆當引而進之，告以先師之家法，相與博求得失異同之趣，不宜妄自菲薄，以呂門為要結之私。予雖屏棄海鄉，日拭目以觀大始之改其故步，然而大始聞此言，必怒之矣。嗟乎！是又使予多言者也。

血。性。語。是。一。篇。結。穴。

到。底。不。丟。大。始。

其慷慨憤激處足令人涕洟。○余謂吾輩當自愛是非高下自有天下後世在。嗟嗟不已得毋矜而爭乎。然無奈其文之佳何也。沈躬思

每一落筆真氣全湧而出。不事粧點可謂文如其人。李北岳

生人立傳原屬可笑。然乃定九之過於大始無與也。定九亦曾為予作傳。予力阻其刻。不謂遂災棗梨。予亦無可如何。張山來

大始隘海房莽句有所失詳書後

○○兄漢乘集序

往予識漢乘時。漢乘樸訥。不外炫。予固已心異之。比於漢之萬石君。故嘗為文贈漢乘。以為如漢乘其人。即悃悃無華於世。亦豈有譏也。今年夏五。予有事如

臯。過存漢乘。酒闌燈地。盡發其藏。體數易而辭靡弗

工。好予呼漢乘。兄獨不素教我。漢乘且笑。且謝不如

予。誠不敢謬為稱引。如漢乘之所至於今。豈易指屈

耶。予交漢乘。辟之。剝笋。然籜盡而其穎自露。亦可笑

也。嗟乎。漢乘知予於十年之前。而予知漢乘於十年

朴訥人

用周勃語好

謝處仍畫出

剝笋知交可入詩譜

之後。然予道不加修。而漢乘文日有名言。行之際。有

味○濃○郁○索○之○不○能○盡○

志者。事竟成。竊嘆人何務於外炫。而荒落者為可悲。

結穴

也。嗟乎。才華不世出。而全而歸之質。行者尤難近時。

即不少。愿謹推魯之士。而無當於風雅之鼓吹。以漢

乘之秋實。而又益之以春華。不為愈勝歟。漢乘隨任

朝城。一切經畫。多出其手。又以其公餘。搜山川之勝。

又別寫一事作收

凡秦漢篆籀向之好事。所不能及。漢乘皆擷其英華。

積久成帙。比於歐公之集古。予嘗見其書。愛其博雅。

嗜奇。如置身闕里之堂。而登日觀之頂。欲從漢乘更

借此本觀之。雖窮老蠻鄉。自得其意。於湖山千里之

震○川○得○意○處○

外。而漢乘之勤。為不可及也。

文至此。直是樸淡無新奇。可喜而自成一篇絕好

古文也。錢達人

古文也。錢達人

古銅。須去土氣。水氣自凝。有黯然透骨之色。

朱字綠集序

憶予初識字綠時。字綠投予小孤山記一首。予自是不能忘字綠。聞字綠客走燕齊秦閩。甚思之。今年字綠忽垂書商癸壬錄事。知字綠近在舊京。乃渡江訪之。會字綠杜溪文鈔成。予讀之而嘆曰。是得于江山之助者多矣。震川自恨足跡不徧天下。不得奇功偉烈書之。而昔人稱太史公周覽名山大川。故其文疎蕩有奇氣。字綠有史公之奇。而無震川之恨。其必傳于後。何疑也。凡理詳于簡冊。而事日新于見聞。自有

明中葉以來一切阨塞戰屯與革刑賞之大與夫稗官野叟之信而有徵皆非親歷不能悉字綠旣博通掌故又繼之以周游故其爲癸壬錄具見朱氏治忽之蹟而出其緒餘彙爲斯鈔亦皆根極體要綽有發明字綠之用心可謂勤而其言可謂肆矣予自擬辦香震川上溯史公然不能不以震川之恨爲恨獨字綠之學與游俱進吾烏能測其所至哉今天下古文道廢屈指近年成名諸巨子少有厭人意者而字綠之光芒與日月之疎散皆得古人之趣海內能文之

士未之或先也予去年爲二有評憂患集今又序杜溪文鈔猥承兩賢知定之托昌黎固曰名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而字綠猶以錢木之遽不得予之決擇爲疑予何以進字綠哉亦使天下後世知字綠以如是之文而虛中集益不遺狂直如此天下大矣字綠足跡亦半天下顧無足與于知定者哉

○字○擡○舉○字○綠○又○擡○舉○自○已○妙○筆○

○一○結○裹○定○遊○

外間以良御與朱或爲江左三大作手讀良御序

二家文所謂屋裏人說屋裏話也蔡龍文

桐城君文清而薄字綠有奇傑之概海房又次之

○ 劉孺顏詩詞序

孺顏之女兒與予妻為姑嫂相愛予因妻兄陸天隨
 得交孺顏溫然如玉之在璞使人有意乎其為人也
 去年予至臯為外姑徐節母徵詩未及孺顏孺顏不
 言意甚恨今年春王三月同孺顏飲天隨家八月又
 同孺顏待月桃葉渡一再徵詩孺顏叉手而成予顧
 孺顏君即不言我自惆悵也十月之望予復以折衷
 選事至臯徵詩詩且多然後孺顏之技傾筐倒庋而
 見試于予予嘗謂人才不必相兼以予之傲精于古

今之王爵降作
 帝臣周三月則
 夏正月皆不合
 承用海房未
 之思耶

繆、云、東、一、筆、以、下、發、論、

文○而○少○見○者○動○多○所○怪○予○曾○無○所○于○恤○而○自○不○能○不
爲○中○道○之○慮○也○矧○詩○詞○兩○道○誠○未○稍○稍○致○力○予○斷○不
能○毀○人○之○長○以○護○已○短○故○予○于○臯○人○之○以○文○鳴○者○予
雖○以○識○路○之○老○馬○且○不○敢○爲○臨○岐○之○訴○况○于○素○所○未
講○之○詩○詞○又○况○于○爲○孺○顏○之○詩○詞○予○何○容○置○喙○于○其
間○哉○夫○進○修○之○道○明○辨○與○下○問○而○已○矣○予○至○臯○而○明
者○以○懸○河○之○舌○騰○其○謗○議○予○心○異○之○而○不○得○其○主○名
使○得○從○之○上○下○其○論○不○有○益○于○彼○亦○有○益○于○我○也○若
夫○績○學○冲○懷○動○見○省○采○則○老○有○葆○璞○子○少○有○孺○顏○吾

明者好

王云云至語雅調

繆云反說

不○識○何○以○得○此○于○兩○人○若○余○者○悠○謬○何○知○而○適○以○成
兩○君○子○之○賢○也○矣○然○孺○顏○于○予○之○選○再○四○從○史○他○人
而○已○不○欲○與○豈○亦○猶○子○于○詩○詞○不○居○作○者○之○意○乎○夫
孺○顏○才○實○兼○余○尚○其○做○精○摩○厲○爲○之○吾○選○猶○可○待○也
意○言○雙○妙○天○生○巨○手○近○代○所○希○欲○不○戢○服○何○可○得
也

王景州

吞吐出没得其意於言外是昌黎筆墨永叔未見

如此做 沈躬思

轉換離合妙難方思 繆湘止

王通元經每甲子下書帝正月六可笑周正本是
十月特天子立制當世不得後耳自漢武^本初
後世全用夏正何一帝之有學春秋如此豈不歎
○眼大漏了人又急禱告名士之苦也

倚雲草序

往驥序吳澹寧先生存耕堂詩先生有取焉且言孫
執升亦喜子是作數年來驥襍文頗行於世而先生
與執升竟未之見也先生乃出其倚雲近草仍屬驥
一言驥前序大意謂詩必冷者而後工推言先生以
霞舉鶴立之姿無羨於人間之腐鼠故其詩格亦近
是以是為能知先生而尚有未盡者語云詩以道性
情固也極詩之正變不齊何一非情之所鍾而朱子
乃為之注曰其用歸於使人得性情之正然則即持

是說以衡三百篇以後之詩。正則為靖節少陵昌黎

劍南之忠愛。不正則為玉溪之浪子。連州海外之怨

誹。而近世之以詩為媒者。又不在是數。故夫詩本性

情。在今日已為膚論。而後生猶陳王李之芻狗。用以

秤量詩格。不其左乎。今讀倚雲草者。於寒月歌。見其

激揚節孝。於岳墳。見其洗發幽忠。於白公堤筵拍圖

見其砥厲末俗。美惡不掩。於試新醅。穀日雨雪。送人

遠行。及見訪不值諸篇。見其志在蒼生。於哭陸氏兄

弟。見其不忘死友。即泛及於遊歷應酬之作。亦必言

佳句入古文不
惡去一字于句
法大善

之有物。義垂勸戒。若夫性癖。耽佳動懷。梅雪比於楚

歌之重叠者。又無待言矣。然則舍是說。即何以盡先

生之詩乎。吾嘗歎夫聲氣之役。所謂其人。意中擾擾

多周孔者也。而亦有以冷為詬病者。貌先生之衣冠

以遊。於驤。徒覺其齟齬而不合。而先生名且益高。故

又以為詩之所以工。不盡緣於冷。而緣於性情之正。

即以追蹤靖節諸賢。無少慝者。而驤之無似。重濡毫

序。先生詩竊考亭之義焉。則多言不虞其覆瓿矣。

予舊叙澹寧詩風致多而一本於情性。良御復補

出正字發攄明快倚雲草非此不能傳其傳矣。

十載前讀存耕堂序便以六一稱之老筆紛披與

年俱進吾目中未見其偶

孫執升

正者六須冷乃妙如三百篇清廟明堂之作其嚴肅

堅凝處皆冷也

涉江草引

考亭有言韓子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
字順各識其職爲貴持是說以繩今之爲詩者孰能
逃吾之鑑哉詩道之壞一二選家奉其妄庸之師說
懵然以文氣不貫之心手而輒敢加是非於作家故
吾嘗歎夫明之七子優孟也雖盜竊衣冠而猶得其
形今之選手則穿窬而已矣然其初實作俑於七子
彼以理勝爲腐藉口盛唐以杜老之皮毛易肖也而
競鼻祖之謫仙一席至今將廢至謂太白才詘於近

體退之永叔有文不必有詩康節詩之別傳風雅正位茅葦彌望由君子言之何古何近何詩何文總歸於文從字順耳父執方宗子先生爲人有太白之豪學備衆體而尤老於詩顧其作不肯一掛時選今將梓其涉江小草行世以予爲稱家者俾效一言夫先生之詩之美不待予言而始定也而心亦賤夫世之爲選者與考亭所稱韓子者有合以是爲知尊先生當無憾乎言之不文矣

苦心舉似近日騷壇藥石

薛方平

依歸草卷十一

揚州張符驤良御著

木蓮花詩序

昔賢之賦物亦多矣而不及木蓮花非花之倏有于今也強賦之不能以工卽工亦不能多也而吾友賦之累百篇皆颯颯可吟者天黃山與天俱生初不見領于祠官而數百年來始得一啓其秘鑰雖山靈亦幸有人世之知而三十六峯亦緹穴驚擾而失其常態夫如是乃可謂之不幸也而此花者曾不散見人

間○僅○與○天○馬○雲○海○倏○無○倏○有○于○丹○竈○之○側○出○泥○土○而
發○清○芬○吾○猶○將○愛○之○矧○其○為○嚼○然○雲○表○者○宜○吾○友○之
不○能○忘○言○也○夫○子○美○之○才○不○賦○海○棠○而○孤○山○處○士○至
以○梅○花○為○眷○屬○然○橫○斜○清○淺○而○外○其○得○句○亦○未○能○多
也○何○吾○友○之○篤○于○賦○木○蓮○歟○且○吾○聞○綠○蘿○菴○之○有○賦
也○其○數○亦○相○埒○由○是○言○之○世○出○則○惟○中○洲○世○間○則○惟
吾○友○予○病○不○能○吟○竊○自○比○于○迦○葉○之○微○笑○而○已

文品亦嚼然雲表

洪月航

王西齋詩序

吾郡詩文家皆好昭陽王西齋○勿齋兄弟○顧○西○齋○之○直
精○不○多○用○之○古○文○而○用○之○詩○詩○又○不○泛○及○于○太○白○退
之○務○觀○于○瞻○而○專○寄○之○于○美○惟○予○實○知○而○好○之○他○人
弗○好○者○固○不○知○即○好○者○亦○不○知○也○西○齋○知○予○最○晚○嘗
有○過○情○之○譽○去○年○往○來○如○臯○數○停○橈○來○會○會○則○揚○摧
古○今○予○丁○寧○西○齋○勉○樹○謫○仙○一○幟○西○齋○亦○微○領○之○而
西○齋○一○夕○死○矣○故○予○有○昭○陽○詩○人○行○哀○西○齋○而○並○及
諸○子○勿○齋○間○榻○予○齋○值○西○齋○之○諱○日○予○又○立○書○四○韻

以送勿齋。重哀西齋也。詩古文之道難矣。吾郡爲江
淮都會。異時雷伯顓王于一。吳賓賢孫豹人。四家蹠
踔詞壇。四家之中。獨賓賢揚產。一時浮獮之士。雲合
響應。磨滅至今。更有誰在。而西齋崛起于百鳥喧啾
之後。使遭遇賓賢。並試唐人正聲。吾恐賓賢猶欲斂
衽而讓也。而外人思以其鄙劣之心。手斬勝西齋者。
予能無掩卷而長號也哉。是集多出四方知舊所錄。
西齋存日。先成如千年。新安程載錫。不忘死友帥。吾
郡素知好西齋者。捐資足成之。且謂勿齋曰。不可無

良御一言。勿齋曰。然。乃屬予爲序。

廻翔容與。純得歐陽家法。戴田有

陸耆卿詩序

從來人才之生不繫於世類然大率亦本其父兄好以是為事而子若弟薰蒸淪浹乃有不知其所以然

者昔人所以致信於弓冶之必紹而賢父兄之不常在為可憾也陸氏自督學公以風雅起家一時朋好

自先大父外所最心契者有數故文字鼓吹亦兩家

兒子為夥長公子早世君最晚出公末年往往屈輩

有眼史公排場也

行與吾大人為詩尤數來稱君詩予亦頗從君以詩

就正公公亦時時領之然予自度不能有加於君君

自七八歲時，矢口已驚人。公既沒，而君所為益精詣。

劍南示子云汝果

予每一過君，見君輒橫据几案，口哦手披詩，以外不

欲學詩工夫在詩外一語便是註脚

見君更讀何書。予向遊君父子間，亦不見公時時督

君也。蓋君之於詩，既所性而有，而又攻之不厭，上起

漢魏，下迄元明，君皆闖其門戶，而尤貫弗於杜韓蘇

陸四家。予初耳君，詩裂繒割錦，靡不可愛，得於公所

稱者然也。其後予數偕君為詩，見君伸腕命紙，波委

雲屬，頽放自喜，寫無形之境，傳不盡之情，則予之所

虛收一筆

自得於君，而公所不及見者也。君所造自此益遠矣。

凡人之才，不必其相兼。司馬君實以高第進士，而不

能為四六，杜子美以詩之聖，而太瘦苦吟，獨公如王

家武庫，如富商大賈之所輻輳，取之不窮，用之不貽

虛字搏抗見神力

當。公試天下文章，莫大乎是。論發揚踔厲，下筆如春

蠶食葉，可謂壯哉。及名立宦成，入為天子撰制草

而出，為燕齊粵越之所矜式。後生小子，徒掇拾其一

二篇什，以公為一鄉一國之才者，淺之乎。論公者也。

言提其耳

而君為其哲嗣，年富力強，且何事之足為君難，則必

結六

不僅以聲歌名世，具公之一體，而後有以世其家學。

玲瓏也不如用
瑒字明

予與君用力雖殊而指趣不遠然予少好爲永叔之
文中不能不岐而爲詩而迄於兩無所就君獨做精
於詩以幾於成夫然故放而之他則沛然何難竊嘆
任人之才分相越豈不遠也予嘗論世家之澤當追蹤
○遠○似○曾○子○固○文○字○劉向班彪蘇洵父子於千載之上家庭唱答之樂何
○只○序○其○詩○羨於三公萬石之光榮蓋予序君詩而亦往往爲之
愴然以感云

稱其父以勗子語意恁地温厚以爲青衣罵座便
是辜負作家。看他前後連逗六七箇詩字。黃儀
通

俞其武詩序

往者吾君子序俞公瞻人制舉藝也盛言其文之奇
與遇知於主司之奇所以傳公者甚不薄其後序以
他故不行然聞者且莫不以吾君子爲公知己及予
操筆學爲古文因欲以購成一代之書竊怪以公之
才自舉業而外一無所著見而其同懷孫子乃往往
薛、云、歷、歷、落、落、史、家、排、
場、有賢聲陳芳得名最早頗聞其好爲雜體將有俞子
第三書行世矣而其武爲其從弟才又最高性喜爲
詩搖筆縱橫早有成集四方之來止是邦者多以其

五良是理學
之賦

武賢豪意親之人言俞氏有子矣沈云房即開予嘗謂人生兩間要當有專長以自壽以吾州之荒鄙而代有聞人今

即不遑遠引如王心齋之理學沈鳳岡之忠讜華南

晚之天官吳陋軒之詩黃童之奕柳敬亭之說書與

閱云拉雜放又妙

俞公之制藝皆卓卓名家海內承學者未之或先也

云合攏

其武誠不忘先人之烈則帖括固其所有事而又旁

求風雅詩筒詞版流布人間名滿天下吾不為其武

難獨以賢如其武多才強力如其武與其狗目前悠

沈云嚴冷

悠之口也毋亦近取諸公遠取諸陋軒乎予才下不

及其武遠甚其武因其所善袁子天授見予古文而

謬許之若予者內訟諸心未見其或過於近世所推

閱云作家苦心

之寧都歸德至如吾上所云卓卓成家者下之亦懼

如○是○薛○子○史○公○固○口○借○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不得比於黃柳各以一莠雄長海內而獨不能不為

沈云自然合法

其武天授所私故予序其武詩亦欲以報其武知己

而開府參軍之譽固無煩縷舉也夫

請出瞻人陋軒壓壇使時下一輩詩歌舉業各士

無處生活所以期待其武者遠矣却隱然出身分

古文一席語果大而非夸備同人

就海陵論海陵以制菽許膽人以詩許其武又于
詩中取野人作陪極推許其武處却無過情之譽
于古文雖不放倒自己又恐不能如末技之反傳
深感其武之爲知己此絕有斟酌處若庸筆一涉
自矜便俗煞矣古文妙訣如是如是細讀再四彌
嘆其高

閔賓連

看他步伐開展機趣洋溢實自游及古人之場一
時名家皆爲形穢矣

薛方平

柳亭詩序

柳亭叔父之學爲詩也以仙裳聘君爲之婦翁而親
承其付授故其風格爲近似而又數遭骨肉死喪之
慘其悲憤無聊一發之于詩所謂詩至窮者而後工
其弗信矣乎世說樂令之譽洗馬也以爲其胸中必
無膏肓之疾詩人所艷稱也柳亭詩驥不敢爲阿好
之辭竊見聘君于叔父有作卽未嘗不稱善以叔父
視聘君今日之彥輔也以聘君視叔父不爲璧潤歟
驥固非有知者然竊以爲詩有李杜猶儒宗之孔孟

頓挫

又擊

古文家之史遷。此無待言也。其後承流而得法者。斷

在趙宋諸君子。近之詩家。欲舉元和長慶以下。一切

俱廢。而于宋人爲尤惡。何以異于伯安詆朱子爲洪

水猛獸。而滄溟自詡不讀漢後書也。叔父所聞于聘

君者。其有旨于是歟。往者羅一峰之疏論南陽也。實

用先觀察公扶植綱常之句。而觀察詩遂開張氏風

雅之先嗣。是則職方公勿忘勿助兩言。最喧人口。吾

張氏詩人衆矣。今卽不遑他引。如二祖者。皆有成集。

而傳者祇此二章。職方又逸其半。則詩之爲道。果不

在區區聲律之間。而一繩以王李之曲說。其視扶植

助忘等語。皆所謂臭腐而不諧于律者。輒欲藉口。叔

父一進狂瞽于聘君之前。聘君其許我歟。吾張氏自

觀察以來。胚胎問學。而叔父之學獨得之。婦家其居

家孝友善氣迎人。又有以免于駟鈞之累。以是歎聘

君之大有造于叔父也。于其序言之委也。私爲箋其

源流以歸之。

聘君一篇之綱筆特隱約入妙 王景州

世之寡識於文。則妄指秦漢不敢訾韓柳。而輒詆

歐蘓於詩則妄指漢魏盛唐不敢薄錢劉而輒謂
溫李蘓陸此皆夢中藝語聞之欲嘔也得良御一
標正旨雲霧始開文更千迴百轉起伏現滅其得
於史公六一者深矣 王歙州

史公六一其神相肖家數不同低徊宛轉似吳
之秀人揮霍跌宕司馬則幽燕老将也日歙州
語及此

後一夕感興詩序

予少與方平金溪爲莫逆交數相過從而以予家爲

看他排場

葵丘徵會之所惠存尤數自予蒙難以後屈指七八

年予足跡不踏薛氏土方平來會亦稀濶獨時時就

金溪家相與作屋裏人語拍春擢髓披鱗指髮乃至

意之所結無不傾盡雖其家人婦子皆可辨其聲咳

而會其旨趣此情真惟我三人同之也往予與方平

情字一篇之眼

緣起

會陳樂三許不勝離索之感方平於是有一夕感興
詩並序其槩以投予序所謂經時不見其中鬱結而

湮塞如處甕而加覆如築河堤而障溜見便握手歛
歔劇歌漫舞言汨汨而思滔滔則洪河之東注千里
曲而百里折誠哉其有是情也予於義理辭章之學
惟林二子之我先亦不重爲二子所棄鄙顧予性不
能包容於尋常人金溪則涇渭分明而不免詭世而
玩物方平則小有日月之食時以微雲渣滓太清然
旋亦渙然冰釋使人樂其高明而忘其更仰故予一
自托於蕭穎士之奴而方平爲之涕泗難忍再自托
於容悅之女而方平爲之咨嗟憐愍於其言聞者或

一○段○拉○拉○雜○雜○聲○與○淚○俱○方○平○所○稱○以○嗚○咽○迷○宕○
○之○氣○行○于○紆○徐○委○備○之○中○宛○然○一○廡○甫○者○也○此○類○

笑予何引喻失倫一至於是而不知離騷一書多借

○見○御○景○爲○擅○場○

美人香草以發其無聊之感而寓以無窮之愛君子
未嘗非之其在於詩則草蟲伯兮之婦人以其夫行
役在外而感慕思念之深至於旦夕不可衰止而綠
衣谷風尤以夫婦之變其詞至不堪使人三復而眷
眷不失其忠厚此詩之所以可興而情之非有所緣
飾而致然也故常以此況我兩人吾嘗論蘇蕙天下
之才婦人也至連波別娶而情好中乖然由陽臺言
之爲妬婦者由蕙言之則爲守貞不二觀於璇璣圖

人之意索○性○放○聲○吐○露○文○情○異○常○曲○折○飽○滿

成讀者或不能盡通。蕙顧謂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連

波於是終遣陽臺而禮若蘭情好逾密朋友之交安

在其無是情也。予又感孟子推論魯繆公無人乎子

○情○語○此○又○分○外○洗○發○見○主○位○極○嗚○咽○駘

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

○音○節○之○際○足○見○傷○心○

則不能安其身君臣朋友之間大都外托氣誼內非

骨肉也必其間有人焉或為微賤之交或在肺腑之

地為之調護左右使之泯其猜嫌而彌長其恩愛此

吾今者於金溪之止飲深有感也是日也取左傳而

君焉取餘五字為韻別限各體笑言以傾揚觴無算

予顧方平曰此後一夕感興也方平遂復有弁言其

仍結到

推剝復之義至為精到而篇末乃有反目之喻以為

此意

夫婦至於棄惡從好其悔恨至不復能名其罪予讀

又、塞、後、路、寓、意、深、遠、

之犁然有當於心而又有不能無感者其亦鄴侯舉

黃臺瓜辭之義也夫

一段情緒寫得汪洋綿邈真色人讀之可哭可歌

袞袞諸公大都無血性漢子莫想道得一字半句

也兒孺子

近日外間亦知俎豆歐曾然學之每成膚殼前後

丟幾個虛架子煞尾用幾個也字矣字搖頭轉目更不成模樣適爲王李之徒所笑倒也看良御是如何作文旨青若

比朋友於夫婦畢竟不同朋友少不得箇義若有不當合處便休加以弥縫即是私昵之交

贈繆湘芷序

一〇語〇千〇秋〇

予生不能阿附時輩以成名日者湘芷從其尊人墨

書過予寓齋予思爲文以贈而未之敢也湘芷自爲

童子時有聲近復領袖騷壇儼然與二三老宿爭雄

紆餘善入

長欲於湘芷盛有所稱引湘芷固無俟於予言如有

取於忠告之義爲湘芷匡所不逮亦無可以益湘芷

者且恐非湘芷意也及見吾友薛方平贈湘芷文若

震於湘芷之名而爲之言者將使湘芷由此名益高

益遠且大無論遐邇貴賤賢愚無不歛衽震服羨爲

天人而後足以榮其身而愜其願是說也吾不知湘

芷以為何如予則因是更有進焉韓退之歐陽永叔

皆能不務為浮名者也退之有云文章不為當世所

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而永叔則謂欲取榮譽莫若

順時其言幾如水火之不相入然退之志不在求當

世之譽而考其時如張文昌皇甫持正皆其比肩同

輩人已相與仰止如泰山北斗若永叔津津以順時

取譽為言而其所撰著亦祇能服南豐眉山父子之

心而不必其厭舉世悠悠之口由此言之古今之毀

譽何常獨見稱於賢士君子為可貴耳使湘芷即不

得志於今時亦足自信其傳於後世乃今一至吾里

而撼不可一世之方平正不必其名滿天下而後足

以榮其身而愜其願也昔楊文靖公倡道東南其姓

名至為高麗國王所知而胡文定公獨以為此事無

足為道居今之世欲使傭販輿隸無不歛衽震服何

其不以龜山待吾湘芷也張受先復社之名士也方

其令臨川時艾東鄉以却名譽擇交遊慎舉動三者

相戒受先不悅予竊高東鄉之誼若受先之褊衷亦

一篇論頭從薛序翻出

自是說時文

身語認作古文耳

一証

又一証

不敢爲湘芷願之也。予私家著書，思致平仄筆力，萎弱不爲時賢所喜。湘芷一見，卽曰：此南豐之瓣香也。又爲詩以貽方平曰：吾儕慕至理，斯世爛風雅。然則爲湘芷者，當亦如龜山之行修名，立而不僅與近世名流爭風雅之譽。是則予之望於湘芷也夫。

湘芷絕世聰明，而轉不免爲盛名所累。良御之苦言藥也，故以爲非其人，不足重湘芷。然亦非湘芷不足以重其人耳。黃交三

求名不是好事，我譽人，又譽我，市道耳。

依歸草卷十二

揚州張符驤良御著

送李民先序

道之不明也，非異端能害之，無是非者害之也。陽明之悖，至詆朱子爲洪水猛獸，雖瀾翻波撼而白黑列然，究無傷于考亭之聖。陽明亦自知其不容于聖人之門也，定論之作，顛倒彌縫，自以爲不忍立異朱子。而朱子晚年已大悟也，此言誰欺乎？自是講學先生多含糊是非，調停于朱王之際，驥自早歲卽聞容城

孫鍾元之學而心非之矣竊以爲斯道之有考亭如日月之中天已無所用于雲霧之一撥居今日而別出新意以詁經者總不免于貂續之譏故驥遇四方有志之士惟大聲疾呼勸之一意以朱子爲宗而欲知陽明之非惟潛心于羅整菴陳清瀾及近時呂晚村之書則道之明也不難矣獨怪世不少卓犖非常之材其用于時者又皆有耿耿不可磨滅之節他不具論海忠介有明海瑞也一代之偉人也而非朱而是王王即湯潛菴湯本朝之第一流也而師承鍾元之學夫非

之不可爲是猶黑之不可爲白陰之不可爲陽夜之不可爲晝而小人之不可爲君子也陽明以朱子爲洪水猛獸則固已明示天下以是非之所在矣又以爲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則其胸中之是非且在孔子之上後之賢者斥其言之無所忌憚而不肖者亦當快然于其言之無所游移也何鍾元之賢旣是陽明矣而又不非吾考亭乎黃蔡洲負心之賊敢爲異論而不顧者也鍾元之賢又調停其間而迄無一定則驥又意其中之所主

也與肉也與屎
亦以爲狗

者陽明而考亭之學蓋有口不非之而心實非之者矣。遂使天下卓犖非常之材與夫抱耿耿不可磨滅之節者靡然而從其說。此驥嘆夫學之不講雖負英雄節槩爲一代之名臣者而終不能與于我聖賢之事也。而民先崛起譙陽將與都人士修明斯道則願以研窮義理辨析是非同異爲先此非驥之臆說也。呂晚村曰陽明之說不息考亭之道不著。

孫徵君之學盛行于河南河南之人遂無出其圈積者黃宗爲兩浙之身未歿而各敗浙人

無不唾之良御言直恁有分曉但鍾元之高節又

當別論

或一月

明朝理學自方孝孺薛瑄曹端吳與弼外一槩束之度罔可也

送如臯周侯序

○唐○云○開○口○從○天○下○說○來○是○何○等○眼○孔○是○何○等○識○力○
天下非難治也九州之大兆民之衆其勢若渙而難

理而其休戚實懸于縣令天下之治一縣之積也縣
令之于民跡最親而澤易徧也然而推行無本則極
操切之術雖縣不可得而理矣周公之爲如臯也甫

下車卽能革前令諸糝政又數月也民舞于市士訶
于庠其先治大埔也撫殘黎興學校幾奏最矣而以

艱去位埔人情其去則相與刻石誌功德今吾臯人
其猶埔人之情乎然吾聞公內行甚修異時太翁宦

轉、入、推、行、有、本、一、層

粵東遭寇亂、勤勞王事、卒于其官、公徒跣扶櫬、以

歸、觀者感泣、太孺人善病、公遂習于診治、常親匕箸

供湯藥、不假手婢妾、夜必炷香、籲天、與益母算、香不

燼不起、太孺人棄養、公哀毀骨立、卒為兩尊、人行營

畿城之西、尤恪于其事、規畫措置、可為法守、蔡庶嘗

玉躬、公甥也、生而岐嶷、公語其父曰、欲成令器、曷使

從我、不數年、果成名、當公之官大埔時、庶嘗甫得舉

公執手丁寧、勉圖一第、朝夕所需、我預備之矣、是科

竟報罷、公喟然不怡、既以艱歸、則督課如故而庶嘗

遂得雋、往者石君五中、嘗為予言、公之賢如此、頃五

中使來、益悉公新政、予以書答曰、有是哉、其久知之

矣、○異○樣○出○色○公之所以孝于親者、因以施及于今之疲瘠殘

疾、何民生之不遂、○字○本公之所以教庶嘗者、因以施及

于多方多士、何學之不興、蓋吾徵于前言、而知公治

縣之易易也、吾嘗謂諫官卑行其言、縣令卑行其政、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必有所濟者矣、公之來也、

使臯人有神明父母之譽、封以內有不善者、輒相與

戒曰、毋乃吾公其實聞之、公之考滿也、使百司咸欽

多方多士指股
之頑民何得受
用

○齊○治○平○一○理○寫○求○

○異○樣○出○色○

○抱○合○

○替○推○行○

○句○反○相○紹○

○俱○体○認○之○言○

○與○縣○不○可○理○

○本○分○規○頌○不○徒○續○染○之○工○

諤諤之容其庶事有不便者悉奏罷之。○收○出○天○下○如是乃天下之光非一縣之私慶也。如臯故吾州屬邑距予居不○深○情○洋○溢○越○淡○越○濃○古○人○到○極○妙○處○只○是○此○五十里猶吾桑梓也。予知交姻黨悉在臯公猶吾父母也。幸方際公之來而早憂其蒙峻擢以去誠為天子得人賀而慈母之弗釋于其懷其猶吾臯人之私也夫。

推行有本一語是經教養二字是緯推廣縣官諫官關係處俱有把鼻之言干城世道不小。唐石郊毋乃為佞乎

陸節母五十壽序

代侍講許時菴師作

夫人不得盡稱

去年冬查翰林來京師為予言先師冢婦徐夫人大衍矣。賢子儒林徵詞及子予開緘視之則夫人之

伏線

壻張生實臚其事師為近代賢人與師門者以為寵

自予諸生時已聞吾世昆之才有德焉而早夭而夫人孀居砥節操後予視學江南則夫人教成於家行符於國予以未得為夫人請旌別負疚於心而夫人

別指惡言不
得連及

忽忽稱五十觴予珥筆承明之廷於紀節孝為尤宜

打一○照面

矧推其所本無忘吾師之耿光休烈則效言其又何

辭生盛言夫人之賢以二十早孀女子媚翁姥下

篤孤孽視躬接物紛有條理予因是益聞所未聞而

又言夫人之節不以師門顯而適為師門重此則猶

未盡其說夫天下賢婦人雖極高明貞亮之姿亦大

率其家之長不澳恣苟且力追古之賢者其特立不

回之節有以風厲之以相觀而善蓋卜子有言新婦

學於舅姑者不及舅姑古人謂之不幸予於夫人而

嘆先師之明德遠也師為考官時苞苴不行力揚側

陋不媚嫉以妨天下之士夫人之律已以清也不亦

宜乎師為秋官多所平反求其生不得而後死之夫

人之待物以仁也不亦宜乎師為僉事力持風節不

隨俗毀譽以阿上官之意夫人之持家以肅也不亦

宜乎師做屣一官難進易退累徵不出夫人之約身

以禮也不亦宜乎師修綆汲深獨抱遺經自成今古

夫人之長齋繡佛也不亦宜乎予以為生猶未盡其

說者此也然非夫人之高明貞亮足以闡揚先師之

道用以嗣向宜人之徽音於不替則亦何以至此且

古人往事言賢夫婦之相成者有矣未有言子婦之

長齋繡佛
此酒徒狂態
不得移之節
煩

櫟括中五端在內

從乞言一首翻出議論

一節備王意此段一印合以盡其說

鎖

克繩者也。方先師崎嶇戎馬，志鞏金甌，幾不保其首領。奚斤斤於六歲之孤，夫人以一弱女子提挈儒林，以養以教，以有今日。師亦幸安恬無事，歸與宜人，受夫人之色養者，又二十年。然後知夫人之節，視他婦人爲尤偉。又況其諸懿行，又盡章章如是。則予與生之說，俱不爲無見。夫先師文章道德，流播人口，久而彌光。然或以其不能緩寇爲疵，是大不通之論也。方先師來視我，越時卽受命爲學臣，不受命爲閫帥，值封疆有事，異已者齟齬之，而強委重焉。又不多與之

忽宕開發論爲吳州先生一生

出處大事因緣其洗剝極高卓真光芒萬丈之文

彌光然或以其不能緩寇爲疵是大不通之論也方

先師來視我越時卽受命爲學臣不受命爲閫帥值

封疆有事異已者齟齬之而強委重焉又不多與之

兵而使與二三百羸弱老卒以與畔臣抗是結羣羊

引証好

而攻猛虎也昔曾子去武城之寇當時亦以爲疑至

孟子論著於七篇而後千載無異辭故論先師之去

越也當以曾子爲比而不當以子思爲比世之好持

文墨議論者彼何知聖人不差之權度而好爲點啗

是猶爲夫人者不以立孤爲賢而必以殉亡爲賢也

亦不合於中矣夫人年方艾已守志三十年綸綍王

言指日可至夫人卽不待是而始榮而有國家者之

所旌別其孰外於此故吾因生之說而更廣之以復

於儒林其以予言爲然否也

自成法界不一字染節壽文章習氣崑山老子孤
行今古不過如此。所謂自成法界者日裁製有
體迴合好氣魄大多讀書識道理漸見古人深處
自會此不可以文法套借者督學家得此一篇足
矣 薛方平

媳婦學公也。不雅相又曰節婦牽上老師作
一堆寶主何分

趙太孺人壽序

代叢翰林作

方少宰趙公來官吳會時家君子暨諸父之居如臯
日與可者皆有不次之遇嗣子倖竊科名備侍從又
得拜少宰下風因以識辰玉公之爲非常人而少宰
即其諸父也一旦公以試吏去予既重其別而又慶
公實蒞臯土俾予宗人亦實承其休頃之與可郵子
來道公新政甚悉且以太孺人壽言爲屬蓋予習與
公○一○層○是○客○
公居知公之爲人嘗舉明道之言以爲一命之士苟
一氣拘振行間有漢○文氣
存心愛民于物必有所濟臯在維揚十屬邑中風最

若有罪二不
可縱且太孺人
在內荷何由見
享嬪而予之
衣此處不明

白

近古未號難治異時寡君好折鞭箠使之故畏其威

而不懷其德公仁心為質予雖身依末光逆知公新

政布濩有如古人所稱為眾人父不若為眾人母者

微與可言予固已心識之而與可又盛稱公有一善

必本之太孺人蓋公之一慮囚必求其生不得而後

死之必待其革不得而後威之異時一孕婦坐法公

呼入將治之識其衣為太孺人所憐予即不忍太孺

人又時以酒肉棉絮遍賜諸囚囚食德皆飽煖勝鄉

民惟手足不利便耳蓋哀矜勿喜太孺人之所以教

公者往往與古聖賢之意有合而太孺人之慈與公

之孝遂俱無負于吾臯人之望由此言之太孺人之

食報未有量也且吾聞公初蒞臯土也使迎太孺人

于官太孺人翟芾魚軒導從而入公亦被章服拜太

孺人于車前臯人以為榮予謂太孺人曷貴此推太

孺人之意其必目擊我公永稱愷悌之長以無隳其

召父杜母之譽然後榮問及所生耳今公果以仁聞

孚于遠邇而臯人且緣華封之義以進祝我太孺人

則太孺人之融融洩洩而稱斯觴也不其休乎然後

奈何以鄭莊辱
其邑宰海房誤

竊嘆吾交公之不虛而少宰公亦輾然一笑喜公之
內擢有聲也。

意勝理勝氣勝法勝詞勝有一不勝不成作家
孺子

目子及其母寃是重官非其母果可祿也

貞母壽序

予少讀斯干之卒章而疑之以爲如詩言是古所稱
賢婦人者必無儀而後可也。凡夫葛覃卷耳樛木螽
斯之所以至雞鳴草蟲谷風之所以存苟有可歌皆
其有儀者今但曰無儀何以處夫婦人之無非而有
儀者乎既反覆于考亭之說然後知夫有儀者未嘗
不爲古人之所稱特以婦人祗門內之修有儀而不
得以儀顯而所謂養舅姑寡酒漿云爾者皆以至懿
之德而寓諸無非之中雖聖如后妃詩亦不過以是

為無儀之婦人而已矣。乃今之婦人儀日以顯而非亦日以多。欲求如斯干之所稱願者而竟不可得。以吾聞三原王孺人之賢相其夫子負翁篤交遊周人之急完婚訖喪待子姓尤有恩意翁之所以多儀者孺人之所以無儀也。然當翁少時結褵未幾遽以筮遊吾郡遭易代之際四郊多壘羈旅間關徒興岷岫之感繼兩尊人下世亦不得歸視含殮而孺人養志備物送亾事存以婦道而兼子職至今三原人人能言之若是卽古之風人恐亦不能不名其為儀也。夫

隋之西都在閔
中東都在洛陽
揚州乃臨幸之
地不詳稱都

雍州水深土厚其生人皆敦龐渾厚有文王后妃之遺風而揚州為暴隋故都矯誕繁華習以成性雖起后妃于今日母儀茲土亦未能使之革心以從我也。而孺人仍其國俗雖不能變易風氣而亦不為風氣所變易則豈非無非無儀無父母貽罹也歟。今行年八十矣賢子天馭方驂介吾友呂書友來乞予言為壽予非能立言者姑為疏其有進于斯干者以頌之。觸手畧有發明。○文字逢時不易叢君與可遠來求代作趙太孺人壽序頗聞其以落落見斥此文

係原本稱引未盛又恐不可主人意只得潤色付
之然予終存此本徐文長曰適避雨入人家見壁
間歸有光文今日之歐陽子也世無文長壁間之
文直可不作

太僕作贈送壽文只行吾所欲言本人只臨後一
帶所以高鞋

募修廣福寺序

○展○局○義○蘊○便○極○弘○遠

自先王之教之不明浮屠老子之徒徧天下佛最晚
出其教彌盛儼然與先聖爭壇坫生其間者遂視如
三王之不可少一為與日同亡之事勢蓋幾十百年
於茲矣然郡邑不過一學一學不過數椽常蕭然不
蔽風雨而塗膏爨血黃殿瓊宇與民雜處比戶不休
者大都皆梵王宮也吾不能人其人而廬其居而猶
張其軍而助之幟復何以為心哉顧天下以為非此
不成○福田利益而吾鄉廣福寺者為李唐建國千載

轉筆曲而有味

以來不祧之香火。又經吾外太父陸比部之整頓。與先大父之所嘗護持。數往過之。竊嘆夫成功者退。大履難支。而不能不動念於主僧之請也。秦漢以前佛漢以來。儒者少此。見識。未入中國。亂時少。而治時多。其民皆見化於其君之德。與束於有國者一定之法。不必求佛。而後可以蒙福。自後世政令煩苛。科條嚴密。民不聊生。然後求福。於佛。佛果足以福人。而世為何世也。嗟乎。聖人不必生生。不必在位。在位不能不恨於施之。不博濟之。不衆而欲佛於冥冥之中。以一手足之烈。為衆生厚其

美報而薄之罰。此必不得之數。而佛之為教。則不惜誣。祈。報。之。不。妄。有。一。筆。寫。兩。層。之。巧。頂踵以利天下。至於捐身命以肥無良之鷹虎。不若

聖人之從井。則不能被髮纓冠。則不能無征誅撻伐。則又不能其兼愛普度。至欲競勝於聖人之仁。宜人

之信從者衆。而祈報者夥也。人勞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聖人之不作。民以佛為天。為父母。而大聲疾

呼。以冀其援手也。久矣。故居今日而求福於佛。佛即與。前。尾。句。應。以福報之。此亦感應必然之理。斷斷無足怪者。獨怪

以積惡逋誅之人。而區區持飯僧祈佛。以為懺悔。彼颺。開。

佛是何物。能代天降福於人。

倒了架子也

不通了聖人
教人改不是悔
便休

看佛與聖人一
般是老大敗闕
此不可令呂亮
生見

攘斥異端終不自悔其道以從於邪者宜為佛之所
深棄則是佛之所謂天堂者必以待積惡後悔之小
人而佛之所謂地獄者必以待守正不阿之儒者其
亦難信也然天下豈有不恕之聖人哉聖人不責人
過而責人之不改歸斯受之而已矣佛門大都為度佛之心亦豈
有異於此故悔之一念佛惓惓以是望天下而未嘗
背於吾聖人之教人有望廣福而樂襄其成者是亦
佛之孝子也寺舊有任持敗梵行而污淨土鄉人逐
之僉議舉悟大師以為督大師苦修質行不事浮露

異於世之杖拂者初入叢林慨大雄之傾圮顧瞻弗
稱欲佈告多方而喪敗之餘未遑他請今經營畧定
邀靈於佛將謀鼎新而丐予言以募遠邇予為發明
其不背於吾聖人之教而又能補先王之化之所不
逮者如此豈獨蘇學士聞而樂施哉強詞果雖韓昌黎歐陽
六一亦無以奪吾言矣奪理乎

只在福田利益上說。佛書無論精麤要於近理
而亂真賢者溺其虛玄昧者耽於利益均聖道之
蠹也然普天下裝塑大半為昧者說法為善降祥

一段道理竟被佛家弄成鬼怪至衰了凡出越發
穿鑿得不成道理每與良御劇論此事未嘗不相
對憤惋也良御此文其得大慧之故智而反用之
者歟石五遠

此等文不作二得少有周遮不免墮坑落窠宋潛溪好作
佛事記方正學亦有贈僧序吾皆病之故不敢佞海房耳

○一口兩舌呂門下應喫棒

何求老人殘詩引

何求老人殘詩者呂晚邨先生所著也先生文墨議
論海內有志者類知尊而信之而以未讀其詩古文
爲憾往驤從陳大始許僅鈔先生晚年詩二帙所謂
東將集欬氣集者六安楊希洛見之驚喜益以散見
諸篇錢木行世竊論先生之詩皆以自得之言寓身
世無窮之感落墨飄然味在句外有太白之豪而軌
于律得東坡之放而黜其華兼田水月之幽而去其
詭怪真詩家之上品也近世號爲詞宗者以其麻糊

之技簧鼓後生不知天壤間自有真詩嘗欲懸先生
作以示之鵠冀以轉移俗學漸漬風雅而喜希洛之
獲我心也刊布全集不能無望于南陽諸子若夫闕
畧之譏讓其可辭乎

先生詩刻不得文六少發明予亦有一篇似勝此

依歸草卷十三

揚州張符驥良御著

宋高宗論

南宋諸賢所以謀國者是也而獨不深原高宗之情
夫高宗爲二帝之親子弟欽宗卽不論烏有父没于
金而不降體乞哀者乎明知金假和議以款我挾二
帝以要我而必出死力而與之鬪有如金急執二帝
而烹之終天之恨尚可逭乎故三鎮不可割也爲二
帝不得不割僭僞不可貸也爲二帝不得不貸岳飛

証明

不可召也。為二帝不得不召。今有盜劫質富人之父，以求財為富人者，不散財以丐父命，而急責僮僕以抗盜，是捐父之生耳。証明徐庶母執于操，不得已而降之。劉季不為也。論者謂季有雄畧，能置父于死地而後生之，不知向無項伯，則太公已久為俎內羹矣。高宗欲為庶，而諸賢導之為季，宜其不見聽也。夫天下雖祖宗之天下，而古來無無父之人，彼以為吾屈身事金而老人可歸，尚有面目以對臣庶，而國勢陵替，非所恤也。後世遂謂高宗之不欲反二帝也，豈情也哉。

快論從來及

故當日者，惟有不立高宗而別置君，而拒金則黃龍可抵二帝，可歸而復興宋業，不難耳。高既立，斯不得不為南宋矣。英宗之北狩也，舍太子而立劓王，彼亦

証明

鑒于高宗也。不然而也。先之百計以要明也，豈在金下哉。故以諸賢之精忠謀國，而不知二帝之不可以力取，是不深原高宗之情也。然則高無罪歟。曰：高初次東平時，勤王之師不早動，使父兄陷于金，準諸不亦不放反兵而鬪之，義高焉得無罪歟。

過古文擒縱

揣合至情，非故出也。千年冤獄，得此平反。
高夢莊

後宗計至又不報仇何也楊璉真代天行罰快墳暴骨
不足恤也此論大非

范增論

漢高帝云項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所以為我禽至

蘇氏著論遂以為增不去項羽不亡嗟乎羽即用增、奪、杖、

亦何救於亡乎夫秦失其政陳勝首難豪傑蠡起項、便、打、

氏乘亂起於江東增始說武信君立楚後也亦陳勝

之故智耳勝欲得民也許稱太子扶蘇尚在增為項只據

氏長久計乃立楚懷王孫心史書破之凡皆指以為名用為收數語取亞夫心肝每

拾人心之具故吾以為增之始說武信君也本非以笑長公力能誅羽云云有同兒戲

為楚也史稱楚王以宋義為上將軍羽為次將增為

無據

末將救趙羽既矯殺宋義諸將乃相與共立羽為假

上將軍而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增不在列乎吾

意增必且與羽陰謀殺上將軍矣且羽使黥布弑義

帝於江中增絕無一言諫爭而一則曰奪項王天下

者必沛公也再則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夫

天下者義帝之天下也魯公沛公皆帝之藩臣也增

何所見而遽以天下歸之項氏乃屬羽自為之而疑

沛公之必奪之哉知武信君之將興而使立楚後以

張其勢因羽之不殺沛公而眷言天下以規其必敗

蓋至是而增不為楚之本計不可掩矣即安知義帝

之死增不與有謀焉而蘇氏謂其必力爭而不聽乎

且秦為無道沛公入關約法三章除秦苛政秦民大

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羽所過殘滅詐阮秦降卒二

十萬於新安秦父兄怨章邯等三人入於骨髓而羽

與之入關分王其土又屠咸陽殺子嬰燒宮室收貨

寶婦女而東民益失望凡羽之惡皆增逢之也當沛

公之入咸陽也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彊諫乃還軍

壩上羽既尊號增為亞父矣當無事不與羽力爭者

也不可懸揣

又放開說

○總○數○語○作○收○

○拾○如○數○錢○到○底○須○打○一○結○

○仍○打○轉○此○意○

羽慄悍猾賊。楚王諸老將皆惡之。增獨與爲終始。顧坐視其虐戾恣睢而不聞出一詞以救其失。且旣以知沛公之志不在小。不類居山東時。而增何不以稱沛公者轉而諷羽。使羽翻然改圖。而徒欲亟殺沛公。是沛公初未免如羽之失。而增獨不有舞陽留侯之強諫也。然則使羽之積威暴以至於亡者。增之罪也。可曰有一增而不用乎。夫大臣之事其君也。務引之者。見。識。其。尊。情。頓。制。學。得。之。南。豐。於當道。今至使其君負大逆不道之罪於天下。無所容。乃始委而去之。而論者猶惜其不早去。又幸其不

去。以免於亡國。則何其便於人臣。好逢其君之惡。而論。去。址。純。是。制。害。以一去爲全身遠害者也。吾常以爲增天資刻薄人。也。其學本之刑名。而不知格非之大道。羽卽用增。亦無救於亡。而漢高與蘇氏之言。皆未爲篤論也。

范增只是個有心計人。原不算識道理。千餘年來。無人能指索之者。經良御始有定論。吾笑漢家蘇氏皆如大夢之未醒耳。王武徵

逆料增與謀殺尔義。究無確據。責其不諫。項羽之非若使言聽計從。何以謂之不用乎。楚自春秋爲中國患。

非不可絕之世也。項氏立之原以搖動人心，即漢祖亦非純臣。蒙喪所以傾羽，彼固心利其被弑者，增從羽心知有羽，其眎懷王之死了不關心，做賊人豈可責以大義。以文論亦不如髯公之矯健痛快。

原生

一〇句〇破〇仙〇是〇客

有生必有死，也有生無死，則洪荒以來帝王師相皆

長句〇見精采

至今存而桀紂楊墨不得起而姦堯舜禹湯文武周

一〇句〇破〇佛〇是〇主〇

公孔子諸聖人之政教以為生民禍死者不復生也。

死者可生，則唐虞之後復揖讓，殷周之後復征誅，尼

山之後復纂修刪定，然而揖讓者已非堯舜，征誅者

已非湯武，纂修刪定者已非仲尼，雖以三王為君而

不疑於一帝，雖以孟軻程朱為儒而不疑於孔子也。

避篇主意是破釋氏輪迴之說

今佛者之言曰：人之生也有自來，而其死也有所歸。

又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
者是是以今之生者爲昨之死而今之死者爲後之
生且使昨之死者不保其生而後之生者必視乎死
則天地生人生物其種類雖萬有不齊而古今以來
日相輪迴於兩間者不過祇有此數且其善惡情狀
細如絲髮之不可理而皆有主焉以制其死生而權
其輕重吁豈不謬乎夫形具而生氣盡而死人之大
凡也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又曰精氣爲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游魂爲變魂游

魄際散而成變此何來而何歸耶先儒以花之榮落

譬人之生死蓋人之生受身於祖父祖孫父子本一

氣也生吾者祖父而父有父祖又有祖生於吾者子

孫而子有子孫又有孫桃之實復爲桃栢之子復爲

栢吾之生而少而壯者木之由種實而萌芽而爛熳

也吾之衰而老而死者花之由甲而拆而標落也吾

之生必有死死不復生者花之必標而至於盡而不

得謂他日之甲而拆者卽今之標而落者也故夫死

則未有不氣盡者氣盡則知覺亦盡其或憑依爲姦

說是不信他又
信他學不定

必人之不得其死者也。必人之乍死而其氣未盡者也。其氣未盡則觸之而動或闖而生有如佛氏之所謂奪舍者而非一定之理與天下之通義也。程子論

神仙一筆

神仙者流固有保形煉氣久於人世者若說白日飛

昇則無朱子亦謂渡江以前說甚呂洞賓鍾離權而

今亦不見雖神仙不能不終歸於盡者而又言孔子

子不敢道

看死而不亡語則道亦

之氣當亦盡或以聖人之死當有以異於人者而不

是釋

知其已落西歸公案也。至福善禍淫不出洪範天人

是儒者語

響應之理至於季世而其說亦往往不驗然聖人第

言其理之常而氣數之變則有所不可知若以釋氏

果報之說至孔顏而窮

言輪迴果報毫末不爽吾不知孔何罪而窮顏何罪

而歿豈其宿業深重固宜至於此極不然則輪迴果

報之說何以證其不謬耶而猶以為不落不昧脫離

生死也則黠之甚者也吾知其辭之遁矣

天堂地獄佛氏亦自言怖令人為善老禪皆心知

其非而識字秀才反信得及當知此論猶是為下

等人說法也。吳州先生著養生論極有功世道

獨與驤劇論此理卒不可合常自言是再來人尤

好談李嵩陽數世受生事才人之病把芙蓉遮須
玉樓幾重公案不肯消歸子虛便儘力回護釋氏
去來之說何況一般不識字醜醜東西也

緊要是天地造化日新月盛那裏有改頭換面事如佛
說輪迴天地亦不靈已

貞節論

婦人之道從一而終一者經也不易之理也而所以
善其經者則有權焉婦人不知守經則宵而同衾肝
而他醮覩顏事人而無所於耻若由乎經而不明乎
權則徒知殺身成仁舍生就義之爲美而不知殺身
舍生之未必盡當乎仁義反有不殺身不舍生而不
害其爲仁義者蓋所執者一而權其一者未有也婦
之有夫也始之媒妁以通之父母以命之其繼也合
昏以成之而廟見以禮之如是爲夫婦矣不幸而夫

須以有子無
子斷之方明

死此栢舟之詩所為作而聖人之所錄也若夫死而

一段論婦人

決死以殉則吾竊疑之夫生人者天地父母之心也

夫不幸死是受於天者薄也婦之於其夫猶臣子之

於其君父君父死臣子之情至無已也然不以其情

無已而必以其身殉之故三年之喪為之哭踊衰絰

以盡其禮以謂如是可以止矣死者無失其為死而

信手拈來皆成各理如西銘引

生者亦無失其為生臣宜為其君死則堯舜之崩無

封人伯奇不嫌拉雜

禹稷子宜為其父死則鄆人之歿無素玉婦宜為其

夫死是太任太姒不得為賢婦人而孔子之母無顏

從鄆大夫於九京也且婦必為其夫死則孟子不得

之義

又責以撫孤

三遷以成其賢而歐陽永叔亦不聞畫荻之教無所

為文章事業也漢時荀采為陰瑜妻十九而寡其父

更劫以歸郭奕采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

縊予謂如采之死可以無譏矣為采者迫於一旦必

出於死為義出於生即為不義乃為可以死若未居

處置

采之地不有采之父母則守貞歿世以全其天年固

一段論女子

從一之正義也至於女未嫁人而或為其夫死又有

終身不改適者予尤惑焉昔歸太僕著論以謂男女

無自相婚媾之禮其未出室也父母爲之許聘於人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其牢合鬻而後爲夫婦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先王之禮也予嘗三復以爲至言男女居室而後夫婦之道成夫婦之道成而後委身事焉夫死不以易也爲某也婦者則以夫爲天雖父母之服爲之殺不爲某也婦者則以父命爲重而此身茫然未知其所歸古人之言曰不告於廟則終身以爲

此却是徑正
倒說了

妾夫不告於廟雖既成夫婦而猶比於妾況未見於廟未成夫婦而遂以爲已夫或爲之死或爲終身稱未亡人也豈禮也哉故女未出室而夫不幸死爲女之父母者更擇人而妻之而女莫違焉此道之權也○應○變○化○且先王之制禮也未嘗故絕遠於人情婦人不知從一之義辱身賤行更事二夫先王宜哀矜懲創之矣然且有異父昆弟之服者何哉秦漢以前婦道無成動而獲譴終其身爲廢人其賢者如宋桓公夫人賦河廣以見志若齊桓公歸蔡姬蔡

人遂嫁之禮莫之禁先王以謂世有高明貞亮之姿
勵之死靡他之節者居則爲衛共姜出則爲宋桓公
夫人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其或不能則亦
順其情而爲之制於喪禮不廢焉使不肖者有所開
而不至於流此先王之深意也凡以云救也若夫决
死以殉之與未嘗事之而以身殉之者此雖人情所
難而先王初不以是爲教蓋以此爲賢知之過而於
道未爲得中也嗟乎人之立節亦求依乎中庸已矣
本震川之意而成文更覺言之條暢。論理不得

雙一收

不。全。抹。撥。

不到至處取人却不能專執此例然而世教之衰
亦可見矣 沈躬思

婦人有子方可不死無子而姑舅已老更無少子
亦可不死或族長爲之立嗣亦不必死即死亦須
本人情勿得相強

七出論

余讀禮而歎古婦人之難爲也。禮之有七出也，所以責婦道者甚嚴。一曰不孝，二曰有惡行，三曰妬忌，四曰盜，五曰多言，六曰無子，七曰惡疾。此其條目也。君子以爲出之義，至及於無子與惡疾，亦過矣。夫無子與惡疾，豈婦人之得已哉？先王之作禮也，以爲無子與惡疾，不可以配孝子。奉宗祀，故奪其情而爲之制。然竊以爲此禮亦爲妬者作耳。而婦人之本無子與惡疾者，不與焉。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已。

奇

子以是知無子之有不必出也。周恭叔幼議母黨之

女後其女雙盲卒娶之愛過常人伊川先生有取焉

以是知惡疾之有不必出也。蓋嗣續之事大矣男女

居室起於天地陰陽之義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子

之樂此男女夫婦之所同不幸而無子此婦人之所

無可如何者也先王必不以子故輕絕其婦使人失

伉儷之重惟已不宜子而遂以成其夫之無子俾祖

宗忽焉不祀先王必不以婦故輕覆其宗則出之故

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苟可

以延吾後雖父有所不必告況於婦乎然以為婦人

無子則必出者亦不深原夫禮之本意也婦之有妾

媵猶男子之有弟昆男子期於有子以繼其父婦人

期於有子以繼其夫男子無子以弟昆之子為已子

同為父之所自出婦人無子以妾媵之子為已子同

為夫之所自出如斯而已矣婦人無子夫即不得以

為婦男子無子父亦不得以為子乎故竊以此禮亦

為姑考作而婦人之本無子者不與也予讀周南之

詩樛木螽斯凡以歌咏后妃不妬之德而美其子孫

証

無子發議

提出主意以下單重

此段發明禮文無子必出之故

此段推

本禮意無子而有子亦必不出之故妙論天開

確喻

應

又証

如宗子娶一痴
女不可以奉祭
祀婢媵豈可
代行焉得不
出

衆多被百斯男者不必皆其所自出也若呂趙武氏

之惡至於殺人主之子孫無有噍類天亦往往夭折

其後嗣其流禍也遠矣復何面目入祖宗之太室乎

故諸侯一娶九女庶人無子皆得置妾明宗祀之為

重而嗣續之事非細故也傳曰宗子無子庶子不得

有子是庶子之子即宗子子也然則妻無子妾獨安

得自有子乎苟為不妬雖無子而有子也苟妬焉雖

多男無惡疾其出也庸可免乎故能孝謹不盜不多

言者其人不**必不妬**即世之號為節烈者亦或往往

○又○攝○無○惡○疾○在○內○
論似過火然
亦恰是至理

出於燕婉好合之私為兒女子一時情至之事而其

人不必不妬苟無子而妬雖孝謹節烈猶無與也況

不必孝謹乎不妬則能以貞潔自守而盜與多言自

有所不為至於無子而有子以光前而裕後其為孝

也大矣又可出乎歸重丈夫得主腦雖然嫡庶之禮亦不可不明也衛

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綠兮之詩有深

痛焉近時雀以察夫人大懼觀察之不時有男為廣

置側室以觀察竟以愛弛薄其恩禮其女至以母為

不祀由此言之夫婦之間蓋交有責也予故

總收意以為無子與惡疾固有所不必出然而今
起句難字應之為婦八者易矣

惡疾無子亦在出例議禮者自有深意此却拌人
妬者說遂覺辭強果足以奪理其為閨捆出脫非
小功也而良御乃刑于其少君為人情所難為得
毋聞此論而興起者乎兄漢乘

今七出不行只是怕他母家告狀耳非斟酌于古
禮之平也○聖人立本為中人○固有匹夫之財
不能娶妻者此無子與惡疾亦以必出也

○○○斬丘木之罪議

夫人之歿魂氣陽也而升于天體魄陰也而降于地
氣在天而清其神棲于木主體在地而濁其形則錮
重泉是故葬者藏也孝子仁人之掩親也墓者慕也
子孫所思慕也而蔡邕曰古不墓祭何歟胡氏解云
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祀神而致死之
是不仁

制禮專于廟享而不祭于墓其義精
一說如此由我論之先人尚衣傳器且罔敢
一有歸藏之所觸目儼然而置而不顧者乎且

重言墓矣。子貢于孔子築室于塲。周禮家人

之。子墓則以為尸。周公孔子不可謂不智誠

使古不曲折論亦○摠○撲○不○破○人亦緣情制禮無當忘其所有事特

嗚以求其神于廟而陰以重其體于墓今以墓藏體

而致死其親豈胡氏立說之意哉是以子孫思先

人而不得見見先丘則如見先人矣凡墓中纍纍然

封其壟銳其首鬱葱其天喬皆與先人為體者也柳

州被放惟松栢是念古孝子仁人之愛其親惟恐樵

蘇之不禁而體魄之不寧于地下其用心類如此也

故曰為宮室不斬丘木推禮經之意以為先人之有

丘木猶吾之有宮室吾雖露處斷不可以奪先人宮

室以為吾之宮室奪先人之宮室以為吾宮室是已

欲處堂而以露處遺先人何待其親之不厚哉且丘

木之下體魄之所憑依一朝濯濯比于剝床及膚極

之而弗可遷域可毀狐狸可穴處豐碑巨碣可為鎮

石而遺○他○罪○議○道路近而耕犁古人亦不必為三事

丘木者服上刑也或曰使子孫迫于饑

殮婚嫁是急則可乎予應之曰是以丘木為

餘帛羸糧也。曩者子程子言之。餓死事小。失
丘木則免死。而不止于失節。爲人子孫
之言。以爲桀跖嚙矢哉。

生致死二語。確有義在。却因世人致死其

親。故借先儒翻案。爲不肖發一痛哭耳。字字挾風

霜之氣。丁柯亭

纏綿悱惻。起人仁孝之思。戴田有

立議高。選詞妙。不獨文章爾雅。亦安所得聞此長

者之言乎。費厚蕃 有功名教之文

